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十九回 悲夢幻幻境悟因緣 辟靈機機心參格致

上章所說蓮因大哭，被秀芬小姐喚醒。原來蓮因做了一夢，好似身在白衣庵的光景。燈下夜課方畢，走進房來忽見窗外人影晃晃，驚疑之際，忽窗上跳下一個人來，這一驚不小，一看不是別人，卻是夏樓。手中執在一把明晃晃的刀，怒氣勃勃說道：「蓮因，你好狠心，害得我人財兩失，這回子你逃到那裡去？從我便罷，不從我要斬斷你的情根。」蓮因這一嚇真是魂靈兒出了竅，忙起身逃避。夏樓從後追來，忽見房裡一個人趕出來道：「你這短命賊，污了我不算，這回子嫌我不好，你就棄了我，又去誘他，我同你拼命罷！」一看，乃是蓮根，蓮因叫道：「姐姐救我。」蓮根就去拖了夏樓，搶他的刀。蓮因趁此機會從後面短牆上跳了出去，只聽屋內大呼不好了，姓夏的殺了人了。蓮因急得只顧向前奔走。道路高低跌撲數次，走到一處，但見茫茫大海，風浪掀翻。好似後面夏樓還在那裡追來，蓮因就沿海岸而走。忽見一個山腳下當中，界著一條闊澗。澗水甚急，上有飛橋，岌岌欲斷。蓮因也顧不得了，飛步上去，到也寬闊。方走到橋墩下，忽聽豁喇一聲，橋就倒了。蓮因想道：還是造化，這條性命，間不容髮。遂轉過山麓，驚魂稍定，忽見珠宮貝闕，和瑤草琪花，別是神仙世界。又轉過一灣，看見一間亭子，碧瓦龍文，朱欄圍繞。亭中豎著一物，金光燦爛，不知是什麼東西。有一個小仙女在那裡看守，見了蓮因，就趕過來說道：「仙姑從那裡來？」蓮因一身香汗，說道：「我從庵裡來，有一個惡人要趕來殺我呢！」仙女道：「後面有斷橋迷津阻住，盡管放心。」蓮因就喘息了一回，問道：「這裡何處？那亭子裡是什麼？」仙女道：「這是離恨天，亭子裡是斷腸碑。」蓮因發怔道：「這個名兒倒也新鮮，可容我進去看一看？」仙女把手指輪了一輪道：「尚有一面之緣，你就進去見識見識。」遂引了進去，仔細一看，卻是一塊石碑，高丈許，寬五六尺的，玉色斑斕。上有古篆，書的字大半不認得。蓮因細細辨認，居中心一行，有領字，芳字，萬花主香汪等字樣。下有兩行小字，也只認得花葉後官四字。兩旁左右各四行，每行三段仔細一認，還有許多摹擬得出的字，好似花名。同著人的名，除中行之外，共得二十四人。有兩個姓謝的，三個姓金的，還有姓林姓莊姓王姓餘姓馬姓陳的，最奇自己的姓名也在碑上頭。花名只認得一個■字。大約上頭一個是餘字，一數卻在左首第三名，連右首統排應在第五名。因蓮因從前名「金環」二字，請人刻過小印，故尚識得。花名芍藥、繡球、木香、石榴、玫瑰、山查、桂菊還會悟得出，其餘一概不識。姓名裡頭金綺玉、田生兩個人最清楚，又月仙兩字也明白。蓮因不覺吃驚，想道：怎麼我的名字也在上頭呢？以下許多不知均是何人？當中一個大汪字，大約是主人了。看了一遍，心中自是納悶。看仙女在旁，因笑問道：「這個碑什麼用？為何有我的名字在上頭？」仙女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你來了一回子該走了，從今須走正路，不可再入迷途。那邊還有好玩地方呢！」蓮因不覺出了亭中，回頭一看，亭子仙女都不見了。想道：「明明就在那邊，何以一霎時通不見了？」心中自是不解。忽又恍恍惚惚的看看前路一帶松蔭，夾著平陽大道，下邊的甬路，都是玉石鋪成，光潔可愛。兩邊瑤柯瓊葉，中有各色珍禽，在那裡爭鳴比翼。信步行來，不覺又是數里。忽聞細樂之聲，轉過山灣，樂聲愈近。渡過一條白石橋，忽見仙女數輩，各執著繡幢寶蓋，飄飄揚揚。有幾個人執著樂器，立在路旁吹弄，好似伺候貴人似的。心中愈加疑惑，方欲走過去問訊。只見羽葆隊中一個仙姑上前，打個稽首，笑道：「夫人此刻到話，我們伺候半天了，夫人可看見靈妃麼？」蓮因發怔道：「什麼，稱我夫人起來？我也不認得什麼靈妃。」遂問道：「仙姑的話，我通不知道。誰是靈妃？我並不認識，我也不是夫人，你們伺候我什麼？不要認差了。」仙姑笑道：「怎得認差？夫人去了幾時，就不記得了？今日是夫人超塵出世的日期，奉太君懿旨前來迎接，並命鶴仙的化身去接靈妃前來，就在百花宮與夫人一會，以證仙緣，此刻靈妃敢是要到了。」說著只聽得空中鶴唳之聲，有一仙女向東方笑道：「靈妃到了。」蓮因一看，果見半空中似有一點黑影，旁邊繞著金光。仙女們就大家紛紛跪在路旁，那仙樂奏得悠揚宛轉。蓮因也只得隨眾跪著，彈指間，前面另有一隊仙仗，花團錦簇的出來迎接排道。不多一回，靈妃已到，蓮因看時，只見一位仙姬羽披星冠，面如滿月，坐在一隻仙鶴背上，自東而西，那仙姑催道：「夫人快升輿罷，靈妃到了，夫人要去伺候呢！」只見幾個仙女抬過八寶彩輿來，不由分說，將蓮因挽入輿中。一面奏樂，一面繡旗羽葆簇擁著，如飛的去了。蓮因又驚又疑，也不能自主。在輿中只管發怔，一回兒到了一個所在，但見金輝碧嶺，玉砌瑤台，迤邐到一宮門口，上書百花宮斗大三個金字，彩輿抬進宮門，走向東一條甬路，到垂花門前，停了，有幾個宮人上前扶出轎來，那靈妃方才進去。這只坐騎就在甬道看他打了一滾，忽然變了一個人，蓮因子細一看，彷彿似秋鶴。心中驚駭：「怎麼他這個景兒？」欲想上前相認，那仙女已來敦請，請夫人暫回本宮更衣，說著便引導先行。蓮因恍惚無主，只得跟了便走。到了一處，逕上台階，亦是小小的宮幃，上書「茶■司」三字。便走進裡邊，兩旁抄手走游廊，當中甬道，上邊五大間，雕梁繡檻，清絕纖塵，有宮女四五人笑嘻嘻迎接出來。方到屋內，兩邊皆掛著八寶珠簾。上有一匾，寫著「惜餘春館」四字。心中愈覺驚疑，也不敢多問。宮女打起東首一個簾子，請入。但見裡邊陳設古雅異常，便在湘妃竹榻上坐了，就有一班宮女走來叩頭。叩畢侍立兩旁，另有一個女子送上茶點來。蓮因這回真是不由自主，略略用些，便問旁邊的宮女：「這是何故？」皆笑而不答。一回就有宮女取了衣服來替他更衣，七手八腳，一時通妝束好了。蓮因就另喚過一個小宮女來問他：「到底是何緣故？」宮女道：「夫人忘了麼，這是夫人舊治，在眾花宮裡頭的。」蓮因道：「怎麼花宮呢？」侍女道：「此地總名百花宮，其總仙主就是妙上花王幽夢靈妃。靈妃的別宮還在百花宮後面，靈妃未降生時，常到此間理事的。百花宮中另有上等宮闕，每客各有司花仙，主夫人就是管茶■花的。」蓮因方欲再問，忽傳靈妃召見，有四個宮人前來催請，蓮因只得跟了出來。同到那邊，果然氣象光昌，威儀肅穆。仙姑仙女數十人排立兩邊，蓮因走上台階，見殿上一匾，寫著「香國尊王」四字。大家走進殿門，但聽見仙女高呼道：「茶■司宮主金夫人進！」就另有四個仙女笑容可掬的走出來說道：「引導了，夫人隨我們進來罷。」蓮因跟了走到第二重門，只見一位仙妃，面如滿月，福德莊嚴，立在門口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妹妹你來的遲了？我也不知道今兒什麼緣故到這地方來，他們說是我的舊治，禮數兒到尊貴得狠。妹妹可是姓金，芳名就叫翠梧麼？我剛才看見冊子上，知道妹妹也是受了千辛萬苦的。」說著彼此挽手進來。侍女們揭起簾兒，大家進了內堂，蓮因知是靈妃就磕下頭去。靈妃連忙挽起，笑道：「自己姊妹，避後相逢，快坐了談談罷。」於是就在鳳榻上分賓分主坐下，蓮因嚇得不敢請問姓名。侍女送上茶來，靈妃就問起蓮因平生家世閱歷，蓮因略略的告訴一遍，靈妃道：「如今好了，我們從此認得了。」說著忽有仙女進來，宣太君懿旨：「召見靈妃。金夫人既會靈妃，不必再談公事，著即回去。於是二人只得分手，靈妃先行，說道：「懿旨難違，我們再見罷。」送出蓮因，自己見太君去了。蓮因跟著侍女出來，將到自己宮門甬道，果見秋鶴還呆呆的立在那裡。蓮因不覺傷心，就去叫他，秋鶴看了一看道：「你是何人？到這地方來胡鬧！」蓮因不覺怔了，想道：「他莫非不是秋鶴麼？我認差了麼？既是秋鶴，為何不認得我呢？大約我做了姑子沒得頭髮，所以不認的。」因笑嘻嘻的說道：「韓郎我就是金翠梧，小名環姑的。」秋鶴道：「嘎，原來就是你。」因冷笑道：「我聽得你嫁了一個很有錢的富翁，怎麼不去享福，跑到這裡來？」蓮因聽他聲口不像，比前時換了一個樣兒，想道：恐怕他怪我嫁人，憤極了，說這些話來，但你也自己想想，我實在心裡頭要從你，同你說了幾十次，你因沒力量要我，我的本家娘又貪又狠，我被他所逼，無可如何，只得從了他人。你也是知道的，怎麼今兒怪起我來呢？我今且把這苦心同他講講，他就知道了。因噙著淚道：「韓郎，我來告訴你，你可知道我的苦處？千辛萬苦，總是想你。」秋鶴正色道：「誰有閒工夫同你講，你也不用說了，我也不要你了。我現今要緊伺候主人，什麼事都不問，你只管走你的路罷！」蓮因本來同秋鶴相交多年，情意契洽，從沒聽過這些話，此刻聽了，直氣得裂腸摧肝。怔了一回，悶倒地上，四肢盡癱，停了良久，方哭出來，忽聽秀芬呼叫，方知是夢。想了一想，歷歷在目，不覺疑信參半。秀芬小姐道：「姑姑魔住了麼？」又聽得子文問他的話，蓮因只作不聞，連忙起身穿好了衣。佛婆送上臉水，就洗漱了。其時子文夫婦亦都起來，吃了早飯，問他做了什麼夢，這樣哀哭？蓮因總不說出，詭詞答了。子文等也不追究。至癸巳八月十四，從常州到了惠山，舊時姐妹，大半風流雲散。只有幾個沒人喜歡的還在那裡倚門賣笑，蓮因傷感了一回，就去打聽秋鶴。上年已到東洋，明年恐尚不能回來呢。蓮因無可奈何，仍舊下了

船。告訴子文，子文也沒法，只得同蓮因暫且赴任。到了杭州，子文恰有胡姓紳士的家庵，在西湖上，要人管理，子文便讓蓮因去住。蓮因為這個一夢，把從前的情淡了許多。進了庵中，先向子文說明。回家去掃了墓，問問秋鶴，果然仍未回家，便又回杭，仍舊向子文將佛婆討還，朝夕伏侍。子文又捐了地方許多公款，撥入庵中，每年盡可敷衍。白夫人同秀芬也常到庵中，或住宿一夜方回。蓮因從此專心致志，苦意修行。於情慾上漸漸的參破，此是後話，且擱一邊。

如今再講揚州陽子虛一邊。自甲午冬顧氏一家遷到申江之後，子虛便帶了芝仙由陸路進京，同芝仙捐了一個知州。兌了銀子驗看了得了實收，便注了浙江省。自己也就把督台的咨文送部，安排引見。已是封印時節，急急的趕緊辦理，方才於年內完畢。又托了軍機內監部院大臣，送許多執敬孝敬，又預先送了別敬。這回子共費了十餘萬，他帶進去的十萬，不夠使用，還借了京債。方才分派一清，也是近日要想做官的苦處，若沒這個作先路之導，即使超常的才幹，邁眾的聲名，被執權的人小弄聰明，不說他人地不宜，就說他資格短淺，就終身不能得缺。聖上深居大內，那裡明察得許多呢？到了乙未正月，內廷傳論出來奉旨陽慎著軍機處以海關道記名，遇有缺出，即行盡先請旨簡放。子虛自是歡喜，著芝仙先行回家等信。芝仙也順便到部裡領了咨省文憑，一逕回南，以備到省稟見候缺。這個信報到家中，大家得意。

卻說雙環小姐自從顧氏一家搬去之後，少了一個良伴，心中便越越的。不過陪著母親做做女工，專心製造之學，做了許多機器東西。悶的時候，什麼書取來看看，一日看見一部《牡丹亭》曲文，就愛不忍釋，自笑道：「我向來但聽聽玉茗《牡丹亭》是出色的筆墨，原來有這種曲折好處。曲文上說花落水流，紅閒愁萬種，無語怨東風。好一個無語怨東風！心裡頭真是想極了。」又道：「夢回鶯囀，人立小庭深院，可知我一生愛好是天然。真把個杜麗娘活活的畫出來。」又看到驚夢尋夢兩折，說道：「生小嬋娟，揀名門，一例神仙眷。想幽夢誰邊？」又道：「在幽閨自憐，一般兒嬌凝翠綻。」又道：「幾曲屏山，不住的柔腸轉。杜麗娘生長名門，落花無主，也難怪他！」又看「離魂」一折，說道：「骨冷怕成秋夢，阿呀太傷心了！」又看下去道：「從小覷得千金重，萍蹤浪影，風剪了玉芙蓉。」雙環不覺廢書暗泣，丫環明珠走來，看見了，笑道：「姑娘為什麼哭呢？」雙環強笑道：「我何嘗哭呢？」明珠道：「眼圈兒上紅紅的，不是哭麼？」雙環道：「剛才撥手爐迷了眼，你去舀水來洗臉。」明珠就去了一回子，送上臉水，小姐自去洗臉，叫明珠把架子盆裡的洋胰子拿來，明珠就取了送給小姐，說道：「姑娘你知道麼？仙露姐姐的男人沒良心呢。」雙環道：「怎麼說？」明珠道：「剛才聽得陸升在那裡同太太說，仙露嫁了出去，姓張的嫌他眼大心高，不肯服侍他。又冤仙露姐姐不是女孩兒了，仙露姐氣極，罵了幾聲是有的，他就把仙露姐姐打起來，不顧生死的，說已經打了三四回了。你想通通嫁去不上二十天，就這般反目，將來夫婦怎樣過日子呢？仙露本來要尋死，幸虧他的婆婆是好的，才幫著媳婦埋怨兒子。因此婆婆還睦，仙露姐姐就叫人到這裡來告訴太太。太太聽了怪仙露不是女孩兒的話，便不依他。說我們這人家從無醜行的，他這般胡叫，可惡！就叫陸升拿著老爺的名片，請保甲局辦去了。」雙環道：「有這等事，實在可惡！必得警誡警誡，你回來打聽怎麼辦法。」明珠答應著去了。

原來斷腸碑這般人物，雖非花神降生，後來亦難結局。即如仙露這人，可為榜樣，以後諸人，作書亦難細表。當時雙環見明珠，便把《牡丹亭》藏好。這日是十二月二十六日，天時極短，已是晚上，天氣寒冽，西北風極大，忽然下起雪來，片片鵝毛。一回兒地上通白了，明珠又進來說道：「姑娘手爐裡的炭餅恐怕要熄了，我去換了一個。太太說今兒天冷，薰籠裡要多放些火，已經在那裡燒了。」說著，只見老媽子送了一盆炭火來，明珠夾著一個小炭餅放在手爐裡，仍舊送到雙環懷中。老媽子把薰籠加好，方才出去。雙環叫明珠把窗上暖簾下上了燈，一回又叫取了一件大毛緊身衣服出來。明珠就侍候換好，自去熨衣。雙環獨坐在薰籠旁邊，頸上圍著一條西洋絨毛巾，手裡抱著一個白銀時式花小手爐，默然不語。聽那窗外的風越刮的大了，心裡發煩，便立起來，把身邊掛的晶蟾從裡頭衣襟裡摘下來，看了一回，又掛好了。總覺得心裡不舒服，不知道要怎樣才好。就走到書桌上放下手爐，取了一張紙，提了筆，填下算子一解云：

風雪滿長天，大地山河凍。瘦影伶仃不耐寒，獨自薰篝攤。寂寞盡樓，人間煞江南夢。若許紅妝索笑來，儂與梅花共。

又前調題《牡丹亭》曲道：

生死夢中情，邂逅空相遇。不在梅邊定柳邊，忍把離魂赴。問看自挑燈，讀罷渾無語。姹紫嫣紅付斷垣，總是傷心句。

一回脫了稿，重讀一遍，心中稍覺暢快，把他來錄在稿上，明珠正在那裡熨衣，便道「姑娘這幾天看你不大舒服，卻為誰來？莫要悶出病來。」雙環道：「你嘴裡混叨些什麼？我有什麼不舒暢的？誰為誰？你到為誰麼？回來我回了太太打你這小蹄子！」明珠笑道：「婢子為著姑娘病，故問一聲，姑娘倒埋怨起來了。」雙環道：「我病不病，與你什麼相干？我死了，你也不用管我。」明珠道：「罷了罷了，索性說出這許多來了，年盡歲末，死了活了的，也不知道忌諱。」雙環道：「我就死，我立刻就死，我便死了，你便怎麼呢？」招得明珠倒哭起來，說道：「好姑娘，我是愛惜姑娘的好心。仙露這個人想老公出去了，就剩我一個，求得姑娘天長地久百病不生，我是打諒要服侍姑娘一輩子的。」雙環聽了傷心，也不覺淚珠兒滾下來，明珠歎了口氣道：「我的心但求姑娘自己保重自己，姑娘身子又是嬌弱，三災八難的。這個肝氣病已經起了一年多了，現在雖久未發過，也須調理才是，這個太乙丸還得再吃吃。」雙環道：「不用說了，你就把這太乙丸拿來，我再吃些，再倒一杯溫水來。」明珠道：「待我將手裡姑娘的衣服熨好了再給你吃。」於是停了一回，折疊放好，然後伺候吃了丸藥，又把薰籠裡火撥了一回，仍舊薰好。雙環又看了一回書，只見程夫人的丫頭嬌紅過來請吃晚飯，雙環就到母親處。程夫人道：「你父親寄一封信在這裡，叫你保重些身體。你哥哥現在京中，說就要回來的。等回來的時節，要讓他成房。成了房，再叫他到省稟見呢！不過正月裡檢不出好日子，剛才據楊先生說早則須二月十九日才是吉期呢！我想也只得依他，我已命陸升寫了信告訴你老子去了，不知道他能到家不能到家？你把這信看去。」雙環就看了一眼，道：「現在已是歲末，新年裡也有些年事，須過了初十後方開。哥哥不知幾時回來，我家又沒男子，這一個月趕起親事來，也忙死了，何不請一個人來幫幫忙？」程夫人道：「還等你說，蕭雲哥哥現在上海，他這人精細，有才幹，很妥當的。我已命陸升打電報去請了，請他今年就來，他家眷都在本籍，叫他就在這裡過年罷。」雙環道：「這是更好，恐怕早晚要到了。」當時晚飯已排上來，雙環吃了一碗飯，也就不吃了。程夫人道：「為何吃得甚少？」雙環道：「夠了。」程夫人道：「老子叫你保重身體，你吃這一些，今兒香粳米粥熬得很好，乖乖，你再喝一碗罷。」雙環見母親愛他，只得再喝了半碗粥，漱了口，擦了臉。程夫人道：「從今以後，你最少得要吃兩碗飯，晚上就一粥一飯也就罷了。」雙環答應著，又談了一回，回到自己房裡。

明珠正在吃飯，說道：「姑娘參湯方才煎好，暖在雞鳴爐上，自己倒罷。被已鋪開了，不要就睡。今日天冷，回來我去裝了湯婆子來暖暖腳。」雙環道：「也好。」就走到那邊喝了一杯子參湯，把新年裡用的鞋幫花活計在燈下做做。明珠道：「這個等我來做罷，姑娘就看看書便了，低著頭又要嚷脖子痛。」雙環道：「我做一回，你再去做。明兒要趕成的，過了明兒就要過年了，女工東西都要收起。」明珠道：「不消吩咐，我今夜要做得好呢！」雙環做了一回，覺得頸項有些酸，就停了手。再喝了一杯參湯，明珠吃飯已完，也去倒茶喝，雙環道：「參湯還多得很，我不喝了，你去喝了罷。」明珠道：「姑娘的我不要喝，回來夜裡姑娘要喝，又沒有了。」雙環道：「還多呢，你要喝，我來倒給你喝。」明珠笑道：「多謝姑娘，折福殺我了，我來倒罷。」於是真個去喝了一杯，就拿著活計在燈下做。

原來雙環聽了明珠一翻懇摯的話，面上雖說不出心中十分感激，今借湯煖一節，以表愛婢之心，明珠豈有不知的？約到起更以後，果然去裝了一個銅點雕花書湯婆子來，同雙環壓在被裡，伏侍雙環睡了，替他下了帳幔，說道：「姑娘，你且暖暖，停一回我來取出來。」雙環睡後，萬慮鑽心，不能成寐。明珠做完了鞋兒，上好了底，來取湯婆子。雙環方才睡去，一宿不題。次日起身，明珠伺候梳洗畢，把這繡兒取出來，笑說道：「姑娘看好不好，且試穿穿看！」雙環看了一看，笑道：「上了幫，更覺好看，這一剪梅花，是我新想出來的那個花樣兒，你藏著不要遺失，將來還要做呢！」說著，老媽子送上點心，大家用畢。只見嬌紅來說：「程少爺來了，在太太房裡，請姑娘去相見。」雙環就加了一件大毛家常衣服，走到母親房中，只見蕭雲正在高談闊論東洋的

景致。雙瓊就去相見，彼此問了好，蕭雲笑道：「半年不見，長了這麼許多，好似今年十四歲了。」程夫人道：「是，他與蘭哥兒同年的，不過小幾個月生日，身子嬌弱，這麼小年紀，得了肝氣病，現在長久不發了。」蕭雲道：「現在還習女工，還是讀書？」程夫人道：「也學學刺繡，也看看書，不過沒人教導。這女工是我在那裡教他，也隨他高興。有時做，有時就罷了。他老子要他吃藥保重身子，我也不去管他。文墨一道，我是不甚知道的。又沒得先生教，恐怕也不得長進。橫豎女人家又不要考的，文理通了就是了。幸虧先前從了韓先生半年多，加了許多學問。」蕭雲道：「秋鶴的教法是極好的，聰明的人一經他教導，什麼通可以進去。」程夫人笑道：「當時學了一回子什麼玩意兒，現在回來之後，他的外房間好似銅匠鐵匠的作坊。桌子上通是器具傢伙，還有什麼瓶兒、鬚兒、墨水的、銀水的堆滿了一架，那裡像小姐的房。」雙瓊笑道：「是強水不是姜水。」蕭雲也笑了，因道：「妹妹能學這個，真是有用之學呢！你看中國這麼大，國家年年費了巨款，學習西學。這些款項雖說是局中用的，究竟局中不過用得一半多。被這些大員轉給私人，照應親族朋友，半吞半用，那裡能涓滴歸公？這些辦事的人又多是門外漢，也興不出什麼法兒起來，要緊的事，仍舊要用西洋人，不要說別的，就是那洋務局裡頭這一個氣毬，不知費了幾許銀子。鋪張揚萬，仍舊放不高，不能合用。那大藥局裡頭造的白藥，有西人在那裡教他，至今還不及外國的好。製造的法兒子行了幾十年，一個大鐵甲船也不能造。妹妹能學這個倒是一個女諸葛了。」程夫人道：「可惜做了許多，通未成功。不過用火油造的洋燭同洋胰子，煤水造的洋紅倒極好的。還有什麼叫洋蛋燈，也虧他想出這個法兒。奇怪，水都能點火起來，將來不用買油了。」蕭雲道：「什麼洋蛋燈？」雙瓊笑道：「氫氣氣燈，母親不知道，就說洋蛋燈子。」蕭雲笑道：「原來是這個，本來水是氫氣和氧氣化合的。若將氫氣氧化分，這個水就不見了。輕氣燈的大都是燒的氧氣。」程夫人道：「洋氣怎麼樣的呢？」蕭雲道：「這個要請教妹妹的。」雙瓊道：「是養人之養，非海洋之洋。這是空氣中一種之氣，我們用油點火，若無氧氣，連絡不絕，這火不能著的。就是點火油乾這個油還在空中，不過化了炭氣同水兩件的原質。火遇氧氣而燃，遇炭氣而滅。凡火尖上的煤油，就是未經燒化氣，然總須氧氣遇火，方能燒化，成無形的炭氣。氧氣在空中，惟與淡氣相合。淡氣的體積，大於氧氣四倍，在空中不過居五分之一。其不相合的，惟有汞氣。其餘皆可相合，合得極快，便生大熱。並且因熱生光，砂土金石裡，均有氧氣。地球上動的各物，非氧氣不成。就是人口裡鼻裡噓出的，都是炭氣。吸入的，都是氧氣。吸入之後，在血裡頭遇著炭氣，便成臭的了。既成炭氣，流轉身中化熱，然後噓出。」程夫人道：「氧氣好做麼？」雙瓊道：「收氧氣的法兒，用鉀氧氣氣放在玻璃管內燒，同水銀燒還氧氣的方法一般，使其熱度加足，便有氧氣。試以吹熄之火煤紙引之即燃。倘要多聚氧氣，將鉀氧氣各半兩磨粉，加入黑色的錳氧，使鉀氧粉黑色為度。收藏的方法，用玻璃瓶一個，先將小石塊放在瓶中。瓶盛水寸許，口有木塞，塞有兩小孔。一裝漏斗管，一裝曲管，由管一頭插在另一個玻璃瓶裡。一面在石塊水內放氫氣少許，看瓶內發出泡粒，便是汽。由曲管通入試瓶，候數分時，這個氧氣自然到另瓶裡面了。倘以吹熄尚未滅之燭，置氧氣瓶中，其火即著。若藏瓶內，皆成碳氣，可用石灰水試之。又用一瓶氧氣，當中放了木炭，炭亦能燒。他火光極亮，以後亦變炭氣。又或用一瓶氧，用點著火的硫磺，放在小匙裡，放到瓶裡去。感覺一種光彩耀目，不能逼視。燒氧氣的法子，就是這個道理。不過化學的法，須把六十四種的原質通曉得他的性子。何質與何質有受力，什麼質同什麼質有分力，什麼質有極受什麼質有極分的，力神而明之，是真最容易的。」程夫人笑道：「你看他那樣的，怎樣的氣的氧的，真正說到牛角尖兒來了，我統不知道。」蕭雲笑道：「妹妹真是聰明，我雖知道十分中的一二分，他們已經訊我深通西法呢。」雙瓊笑道：「蕭雲哥哥太謙了。」蕭雲笑道：「我實在是涉獵之學，那裡好比你天縱之資，我要寫個門生帖子給你呢！」程夫人也笑了，因道：「你看他新做的一個玩意兒。」蕭雲歡喜道：「妹妹造什麼新器麼？你化學精，汽學又好，是一個智囊了，怎麼精明得這等快？當初妹妹在日本，我沒聽得有這些學問。」雙瓊笑道：「玩玩罷了，什麼算得數呢？」程夫人道：「因為這個百窮，玲瓏到這個分上，有這些肉都弄到機器上去了。」蕭雲笑道：「也未見得，妹妹倒發福了許多，何常瘦呢？」程夫人道：「你不知道他回來以後，心裡舒暢，著實發胖，肝氣也不發，他老子去後，便又瘦了好多子。」蕭雲笑道：「姪兒看他比前兒好。」又道：「妹妹造的什麼可去看看呢？」雙瓊笑道：「並不是什麼好東西，我不過從英國白爾格的法兒脫胎下來的。哥哥要看，請到裡邊房裡去。」蕭雲道：「好極，就去。」於是程夫人也一同進去。到了外房，果然化學機器物料堆著，雙瓊把鑰匙另開了一個小廂房，只見架上放著多少電瓶。中間一個大箱，高可三尺，如八仙桌大小。雙瓊把箱蓋開了，將縱橫橫的銅錢東西理了一理，變成戲台模樣。又把裡面的細絲理了一理，繫好了，台上通滿滿的，蕭雲笑道：「這個是什麼線呢？」雙瓊笑道：「都是軟銅絲，你莫慌，坐了看。」雙瓊叫明珠到房裡去取了一個鑰匙來，在箱邊開了，便也坐在旁邊。那些老媽子聽得也都來了，立在門口笑著。

不多一回，只聽得箱裡頭微微的響了機聲，雙瓊又在架上把一個小機器搖了幾搖，蕭雲看戲房裡飛出來一雙鳳凰，立在正中鳴了一聲，即有十數隻五彩斑斕的鳥飛出來，向鳳凰門前作朝見的樣子。然後分立兩邊，大家叫起來，聲音各別，叫了一回，舞了一回，鳳凰進去了，各鳥也隨了進去。便有一個小人拿樂器出來，手中各拿了小凳，在台上放得勻勻的。大家坐了，打了一番鑼鼓，再換細樂，或吹簫笛，或弄琵琶，或擊檀板，或奏和琴，真正是風風移情，應弦和節。旋又有一旦一生出來打趣一回，雖不能唱，而左右盤旋，神情確尚。演畢進去，樂工亦次第主內。只剩一人，把場上椅帳裝飾收了進去。再出來把箱蓋掩了，依然是方桌子模樣，便是演畢。蕭雲笑道：「有趣，我在外國多年，從不曾見這般玩意兒，恐怕西洋人也未必能造，妹妹真是西法的聖人了。」雙瓊笑嘻嘻的不作聲，一面立起來，去收拾了一回。說道：「外面請坐罷，這裡電氣厲害。」於是大家出來，就在內房坐了。明珠倒上茶來，蕭雲道：「妹妹怎麼有這樣巧勁兒？倒得說說。」雙瓊笑道：「這也一時說不盡的。不過有兩個法兒，一個機器，一個電氣。台上的鐵絲都通電氣，鳥用電氣飛鳴。人的進出做戲，則機電相輔並行。樂器則純用機器了，你想這麼大的人，這麼大的樂器，那裡有這等響？不過人的手勢，同了洋琴裡的聲音，合好了的，一絲不差。所以看了好似應弦和節，其實通是下邊的聲音。這個玩意兒我在東洋未從韓先生以前，已經想了許久。後來遇著一個美國名伎叫馬利根。」蕭雲道：「原來是他！我在上海也聽見過這個人。一個姓喬的與他相識呢！現在聽得他住在楊家鋪，我並沒見過，不知他有這等的學問。」雙瓊道：「他的機器學問很好，他從中國回去，我遇見了，就教我造洋琴的法兒。我就悟出來的，把鞦韆通換了，就是螺門轉頭也不同的。這順用電氣的法子參入裡頭，以取熱鬧。但嫌物件太多，不能搬動。現在要想把乾電來做，若果成功，就此製造起來，販到外洋，不怕他不佩服中國呢！」蕭雲笑道：「妹妹這等心思，也太露了。自開關以來，從未聞有如此聰明。據我的愚見，不必過用心思，就此為止罷。」程夫人道：「我也叫他少費這心，身體要緊。他總不聽，反說是消遣的，叫我怎樣呢？說著，老媽子來請示，說程大爺的飯開在那裡。程夫人道：「通是一家人，就開在一桌罷，仍舊在我房裡吃。」老媽子道：「這麼著，通請到太太房裡罷，我去開飯了。」於是皆到外面來吃飯不題。

次日是雙瓊家裡做年，蕭雲早上起身，便相幫著辦理一切俗事。所有客堂書房都命打掃，打掃得乾乾淨淨的。剛到晚上，就各處點起燈來，客堂裡燒著兩枝巨蠟，點了掛燈。程夫人命嬌紅取銅錫七事件一副，高腳三果錫盆三副，上面均用白銅絲罩。蕭雲同雙瓊在書房裡親自裝配水果乾果，無非是胡桃龍眼杏仁之類，水果無非是凍果福橘荸薺之類。蕭雲一面做，一面與雙瓊閒談，又講講上海的景致。雙瓊道：「你來時到顧親家處麼？」蕭雲道：「我還在那裡吃了飯才走。」雙瓊道：「珩姐姐好麼？」蕭雲道：「見過兩回，他現在從了一個先生學畫呢！」雙瓊道：「蘭生哥哥做什麼呢？」蕭雲道：「他縣考了第二名，上海朋友多，也常常出來應酬。不過還有些孩子氣，心倒也直。他常說你呢，要請老太太接你到他家玩。你想今年還有幾多日子，就是來接，也必須姑母同來，他可也不管，給太太申飭了一番，他就不敢說了。」雙瓊正在做四季平安的花字兒，聽了這話，就心裡怔怔的，眼圈兒紅了一紅。蕭雲倒也不理會得，因道：「他有一件東西給你，叫我背地裡送你的，不要給姑母知道。」雙瓊笑道：「什麼東西呢？這等鄭重？」蕭雲道：「我也不知道。這回沒大人，我去取給你。」就到書房裡面，一面取來送給雙瓊。雙瓊看是一封信，便就拆開來，蕭雲道：「你看我不看，人家的信是別人不好看的。」雙瓊道：「你來看，有什麼東西，不過一紙縣考的報條，我道有什麼要緊信。巴巴的寄了這個來，信面上還寫著親啟呢！也不好寫上幾句麼？」蕭雲道：「你看信封裡還有東西呢！」雙瓊一看，果然有

一條紙兒，就取出來，卻是一個折疊好的方勝。外邊用紅絲線幾道縛好，著兩個同心結。雙瓊自是歡。細細的將結扣解開，把方勝展開一看，有什麼字，卻是一張空紙。蕭雲笑道：「奇了，怎麼沒得一個字？他也粗心極了，怕他要緊封寄，誤取了。我回來倒要去追問追問呢！」雙瓊笑道：「罷了，也不用去追問，他算密信，豈知密到字也沒得你去追問了。給他知道，他以為你寄信不密，私看信函似的，倒不問他為妙。你不知道呢，我在日本的時節，他已回去了。寫兩封信，開了一個笑話，他一封是上他老子的稟，一封也就是給我的。開了封面，豈知裡頭的信顛倒調換了。他老子折開一看，上寫寫妹妹妝次，別後一帆風順，安抵阡江，維闈福延禧派祝頌的話頭，已經可笑的了。下面還說可記得七八歲時，同兄去偷供佛的果子，此際大家稚幼，極好風光。卯角之游，渾然如夢。下款是愚兄苛拜。老子倒弄得解起來，後來知道了，就寫信申斥一番。真正是粗呢。」蕭雲笑道：「這件事我也聽見過的，想起來果是可笑，給你的信怎麼說呢？」雙瓊笑道：「越發可笑，他初時寫信的格式稱呼，都不講究，並不寫出父親，單寫的敬稟大人膝下，男自某日叩別庭，幃安抵故鄉。但大人遠寄東瀛，理應上侍慈顏，承歡左右。今白雲遠隔，色笑雖親，不孝之愆，淵深岳重。以後述了他讀書的話，下面是男百拜謹稟，我哥哥也在那裡同看，我看了倒臊起來。心中納悶，就是至親兄妹，大家要好是有的，他總不應該這種稱呼，自己稱孩兒，稱我是大人。我是他的什麼人？我哥哥想了長久，方才悟過來，恐怕是換差了信。後來打聽果然，這不是一場笑話嗎？」蕭雲聽了笑得了不得，說：「實在是有趣的話柄兒，妹妹你不知底細，這個信是跟他的人松風小子來封的。」雙瓊笑道：「雖是松風之過，究竟他不自檢點。老太太愛他，真是無價明珠的。」蕭雲道：「也太溺愛了，我來這個時候，老太太這樣病，還記掛他，叫人送東西到上海考寓裡呢。」雙瓊驚道：「老太太病麼？患的什麼症？」蕭雲道：「是二十起的，是一個腰疽。初起時幾個寒熱，不退涼。吃了兩三服藥，後來退了涼，腰裡痛了。依樣的發燒，方知道腰裡生東西出來。趕緊請外科，大家說散不去了，只好聽其自然。幸虧蘭生考事已畢，回來就去請外國醫生。說是要把這塊痛肉割去的。老太太那裡敢答應，也只得罷了。你想六七十歲的人，患這個症，還了得。我動身之日，去望了他一望，倒是棘手呢。他已經寄信到東洋去，倘老太太有三長兩短，你哥哥的親事，他們愈加忙亂了。蘭生回後，諸事不管。日夜陪著祖母，珩妹也是這樣，真正一家的上下通不得安逸了。」雙瓊道：「了不得，這幾天不知道又怎樣？總要望他好才是。我們要寄個信兒去安慰安慰。」蕭雲道：「信局停了班呢，那裡找人寄信去，只得明年過於初五再寄。」雙瓊道：「打個電信去罷。」蕭雲道：「昨兒告訴了姑母，已叫陸升去打了二十四個字，今日怕有回電來。」說著，只見小丫頭進來，手中拿著一張紙單，說道：「太太叫我送來的，上海的電報。」蕭雲同雙瓊把紙單取過來一看，揚州人和裡陽承慰感謝太夫人疽隱，病加，恐不起顧。二十一字。雙瓊道：「不好了，隱下去，不如發出來的好。現在這樣，可也沒了法兒了。」蕭雲方欲說話，只見程夫人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這樣的病總難好的。」蕭雲道：「妹妹剛才在這裡說呢，我們也不能管他，且過了年再作計較。」於是命家人捧上福禮魚肉三勝，一切陳設好了，掛起百神圖來。子虛等不在家中，只得命蕭雲主祭，程夫人同雙瓊也拜了一回。那邊書店裡另行祀祖，揚州風俗，過年祀神的祭席，一夜不收的。到了二更，只把祀祖的祭席收起。大家享食雜餘，吃了夜飯。洗漱畢，皆在客廳談天。母女二人直到四更身子倦極了，方才進內去安寢。蕭雲直到天明，看著家人收去了祭品，方熄燭安睡。雙瓊回到房中，把蘭生的報條同沒字的信反覆看了幾遍，心中自是感激，也參透了相思都在不言中的意旨。於是反覆思想，道：「我是一個女兒，怎麼好說臊臉的話？你是個男人，還可以說說。親戚朋友，何以也不想到這層。現在老太太有病，倘有不測，誰同你做主呢？你現今考得高高的，就要進學，把這個喜信報我。他算我是他家的人，好似拿得穩穩的，你那裡知道遠慮呢？」雙瓊這麼一想，心中煩極，直到天色大明，方朦朧睡去。自此蕭雲住在揚州，暫管陽家的事務。直到芝仙回家成親後，方到申江。作者且把這枝筆停寫一回，閱者要看下文。姑容緩述。